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二十三回 說酸話酒保咬文 講迂談腐儒嚼字

話說三人來至關前，許多兵役上來，問明來歷，個個身上搜檢一遍，才放進去，林之洋道：「關上這些囚徒竟把俺們當作賊人，細細盤查。可惜俺未得著躡空草，若吃了躡空草，俺就攆進城去，看他怎樣！」三人來到大街，看那國人都是頭戴儒巾，身穿青衫，也有穿著藍衫的，那些做買賣的，也是儒家打扮，斯斯文文，並無商旅習氣。所賣之物，除家常日用外，大約賣青梅、齏菜的居多，其餘不過紙墨筆硯，眼鏡牙杖，書坊酒肆而已。唐敖道：「此地庶民，無論貧富，都是儒者打扮，卻也異樣。好在此地語言易懂，我們何不去問問風俗？」走過鬧市，只聽那些居民人家，接二連三，莫不書聲朗朗。門首都豎著金字匾額：也有寫著「賢良方正」的，也有寫著「孝悌力田」的，也有「聰明正直」的，也有「德行耆儒」的，也有「通經孝廉」的，也有「好善不倦」的；其餘兩字匾額，如「體仁」、「好義」、「循禮」、「篤信」之類，不一而足。上面都有姓名、年月。只見旁邊一家門首貼著一張紅紙，上寫「經書文館」四字。門上有副對聯，寫的是：優游道德之場，休息篇章之園。正面懸著五爪盤龍金字匾額，是「教育人才」四個大字。裡面書聲震耳。

林之洋指著包袱道：「俺要進去發個利市，二位可肯一同走走？」唐敖道：「舅兄饒了我罷！我還留著幾個『晚生』慢慢用哩！前在白民國賤賣幾個，至今還覺委屈。今到此地，看這光景，固非賤賣，但非其人，也覺委屈。」林之洋道：「當日妹夫如在紅紅、亭亭跟前稱了晚生，心中可委屈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若在兩位才女跟前稱了晚生，不但毫不委屈，並且心悅誠服。俗語說的：『學問無大小，能者為尊。』他的學問既高，一切尚要求教，如何不是晚生？豈在年紀？若老大無知，如白民之類，他在我眼前稱晚生，我還不要哩，二位才女如此通品，舅兄卻直稱其名，未免唐突。」林之洋道：「當日你們受了黑女許多恥笑，還有『問道於盲』的話，彼時他們雖係羞辱九公，與妹夫無涉，但不把你放在眼裡，隨嘴亂說，也甚狂妄；今日提起，你不恨他也罷了，為甚反要敬他？」唐敖道：「凡事無論大小，如能處處虛心，不論走到何處，斷無受辱之虞。我們前在黑齒，若一切謙遜，他又從何恥笑？今不自己追悔，若再怨人，那更不是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那幾日老夫奉陪唐兄遊玩，每每游到山水清秀或幽僻處，唐兄就有棄絕凡塵要去求仙之意。此雖一時有感而發，若據剛才這番言談，莫非先賢忠恕之道，倘諸事如此，就是成佛作祖的根基。唐兄學問度量，老夫萬萬不及，將來諸事竟要叨教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兩個黑女才學高，妹夫肯稱晚生，那君子國吳家弟兄跟前，妹夫也肯稱晚生麼？」唐敖道：「那吳氏弟兄學問雖不深知，據他所言，莫不盡情盡理，純是聖賢仁義之道。此等人莫講晚生，就是在他跟前負笈擔囊拜他為師，也長許多見識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俺們只顧亂講，莫被這些走路人聽見。你們就在左近走走，俺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向學館去了。二人仍舊閑步，只見有兩家門首豎著兩塊黑匾額，一寫「改過自新」，一寫「同心向善」，上面也有姓名、年月。唐敖道：「九公：你道此匾何如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據這字面，此人必是做甚不法之事，所以替他豎這招牌。仔細看來，金字匾額不計其數，至於黑匾卻只此兩塊。可見此地向善的多，違法的少。也不愧『淑士』二字。」

二人信步又到鬧市，觀玩許久。只見林之洋提著空包袱，笑嘻嘻趕來。唐敖道：「原來舅兄把貨物都賣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雖賣了，就只賠了許多本錢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進了書館，裡面是些生意，看了貨物，都要爭買。誰知這些窮酸，一錢如命，總要貪圖便宜，不肯分分出價。及至俺不賣要走，他又戀戀不捨，不放俺出來。扳談多時，許多貨物共總湊起來，不過增價一文。俺因那些窮酸又不添價，又不放走，他那戀戀不捨神情，令人看著可憐；俺本心慈面軟，又想起君子國交易光景，俺要學他樣子，只好吃些虧賣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林兄賣貨既不得利，為何滿面笑容？這笑必定有因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俺生平從不談文，今日才談一句，就被眾人稱贊，一路想來，著實快活，不覺好笑。剛才那些生童同俺講價，因俺不戴儒巾，問俺向來可曾讀書，俺想妹夫常說，凡事總要謙恭，但俺腹中本無一物，若再謙恭，他們更看不起了。因此俺就說道：『俺是天朝人，幼年時節，經史子集，諸子百家，那樣不曾讀過！就是俺們本朝唐詩，也不知讀過多少！』俺只顧說大話，他們因俺讀過詩，就要教俺做詩，考俺的學問。俺聽這活，倒嚇一身冷汗。俺想俺林之洋又不是秀才，生平又未做甚歹事，為甚要受考的魔難？就是做甚歹事，也罪不至此。俺思忖多時，只得推辭俺要趨路，不能耽擱，再三支吾。偏偏這些刻簿鬼執意不肯，務要聽聽口氣，才肯放走。俺被他們逼勒不過，忽然想起素日聽得人說，搜索枯腸，就可做詩，俺因極力搜索。奈腹中只有盛飯的枯腸，並無盛詩的枯腸，所以搜他不出。後來俺見有兩個小學生在那裡對對子：先生出的是『雲中雁』，一個對『水上鷗』，一個對『水底魚』。俺趁勢說道：『今日偏偏『詩思』不在家，不知甚時才來；好在『詩思』雖不在家，『對思』卻在家。你們要聽口氣，俺對這個『雲中雁』罷。』他們都道：『如此甚好。不知對個甚麼？』俺道：『鳥槍打。』他們聽了，都發愣不懂，求俺下個注解。俺道：『難為你們還是生童，連這意思也不懂？你們只知『雲中雁』拿那『水上鷗』、『水底魚』來對，請教：這些字面與那『雲中雁』有甚瓜葛？俺對的這個『鳥槍打』，卻從雲中雁生出的。』他們又問：『這三字為何從『雲中雁』生發的？倒要請教。』俺道：『一抬頭看見雲中雁，隨即就用鳥槍打，如何不從雲中雁生出的？』他們聽了，這才明白，都道：『果然用意甚奇，無怪他說諸子百家都讀過，據這意思，只怕還從《莊子》『見彈而求鴉炙』套出來的。』俺聽這話，猛然想起九公常同妹夫談論『莊子、老子』，約略必是一部大書，俺就說道：『不想俺的用意在這書上，竟被你們猜出。可見你們學問也是不凡的，幸虧俺用『莊子』；若用『老子、少子』，只怕也瞞不過了。』誰知他們聽了，又都問道：『向來只有《老子》，並未聽見有甚『少子』。不知這部『少子』何時出的？內中載著甚麼？』俺被他們這樣一問，倒問住了。俺只當既有『老子』，一定該有『少子』；平時因聽你們談講『前漢書、後漢書』，又是甚麼『文子、武子』，所以俺談『老子』隨口帶出一部『少子』，以為多說一書，更覺好聽；那知剛把對子敷衍交卷，卻又鬧出岔頭。後來他們再三追問，定要把這『少子』說明，才肯放走。俺想來一想，登時得一脫身主意，因向他們道：『這部『少子』乃聖朝太平之世出的，是俺天朝讀書人做的，這人就是老子後裔。老子做的是《道德經》，講的都是元虛奧妙；他這『少子』雖以遊戲為事，卻暗寓勸善之意，不外『風人之旨』，上面載著諸子百家，人物花鳥，書畫琴棋，醫卜星相，音韻算法，無一不備；還有各樣燈謎，諸般酒令，以及雙陸、馬弔、射鵰、蹴球、鬥草、投壺，各種百戲之類，件件都可解得睡魔，也可令人噴飯。這書俺們帶著許多，如不嫌汗目，俺就回去取來。』他們聽了，個個歡喜，都要觀看，將物價付俺，俺上船取書，俺才逃了回來。」

唐敖笑道：「舅兄這個『鳥槍打』幸而遇見這些生童；若教別人聽見，只怕嘴要打腫哩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嘴雖未腫，談了許多文，嘴裡著實發渴。剛才俺同生童討茶吃，他們那裡雖然有茶，並無茶葉，內中只有樹葉兩片。倒了多時，只得淺淺半杯，俺喝了一口，至今還覺發渴。這卻怎好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口裡也覺發乾，恰喜面前有個酒樓，我們何不去沽飲三杯，就便問問風俗？」林之洋一聞此言，口中不覺垂涎道：「九公真是好人，說出話來莫不對人心路！」

三人進了酒樓，就在樓下揀個桌兒坐了。旁邊走過一個酒保，也是儒巾素服，而上戴著眼鏡，手中拿著折扇，斯斯文文，走來向著三人打躬陪笑道：「三位先生光顧者，莫非飲酒乎？抑用菜乎？敢請明以教我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你是酒保，你臉上戴著眼鏡，已覺不配；你還滿嘴通文，這是甚意？剛才俺同那些生童講話，倒不見他有甚通文，誰知酒保倒通起文來，真是『整瓶不搖半瓶搖』！你可曉得俺最猴急，耐不慣同你通文，有酒有菜，只管快快拿來！」酒保陪笑道：「請教先生：酒要一壺乎，兩壺乎？菜要一碟乎，兩碟乎？」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：「甚麼『乎』不『乎』的！你只管取來就是了！你再『之乎者也』的，俺先給你一拳！」嚇的酒保連忙說道：「小子不敢！小子改過！」隨即走去取了一壺酒，兩碟下酒之物，一碟青梅，一碟齏菜，三個酒杯，每人面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，退了下去。

林之洋素日以酒為命，見了酒，心花都開，望著二人說聲：「請了！」舉起杯來，一飲而盡。那酒方才下咽，不覺緊皺雙眉，口水直流，捧著下巴喊道：「酒保，錯了！把醋拿來了！」只見旁邊座兒有個駝背老者，身穿儒服，面戴眼鏡，手中拿著剔牙杖，坐在那裡，斯斯文文，自斟自飲。一面搖著身子，一面口中吟哦，所吟無非『之乎者也』之類。正吟的高興，忽聽林之洋說酒保錯拿醋來，慌忙住了吟哦，連連搖手道：「吾兄既已飲矣，豈可言乎，你若言者，累及我也。我甚怕哉，故爾懇焉。兄耶，兄耶！切莫語之！」唐、多二人聽見這幾個虛字，不覺渾身發麻，暗暗笑個不了。林之洋道：「又是一個通文的！俺埋怨酒保拿醋算酒，與你何干？為甚累你？倒要請教。」老者聽罷，隨將右手食指、中指，放在鼻孔上擦了兩擦，道：「先生聽者：今以酒醋論之，酒價賤之，醋價貴之。因何賤之？為甚貴之？」

其所分之，在其味之。酒味淡之，故而賤之；醋味厚之，所以貴之。人皆買之，誰不知之。

他今錯之，必無心之。先生得之，樂何如之！第既飲之，不該言之。不獨言之，而謂誤之。

他若聞之，豈無語之？苟如語之，價必增之。先生增之，乃自討之；你自增之，誰來管之。

但你飲之，即我飲之；飲既類之，增應同之。向你討之，必我討之；你既增之，我安免之？

苟亦增之，豈非累之？既要累之，你替與之。你不與之，他安肯之？既不肯之，必尋我之。

我縱辯之，他豈聽之？他不聽之，勢必鬧之。倘鬧急之，我惟跑之；跑之，跑之，看你怎麼了之！」

唐、多二人聽了，惟有發笑。林之洋道：「你這幾個『之』字，盡是一派酸文，句句犯俺名字，把俺名字也弄酸了。隨你講去，俺也不懂。但俺口中這股酸氣。如何是好！」

桌上望了一望，只有兩碟青梅、齏菜。看罷，口內更覺發酸。因大聲叫道：「酒保！快把下酒多拿兩樣來！」酒保答應，又取四個碟子放在桌上：一碟鹽豆，一碟青豆，一碟豆芽，一碟豆瓣。林之洋道：「這幾樣俺吃不慣，再添幾樣來。」酒保答應，又添四樣：一碟豆腐乾，一碟豆腐皮，一碟醬豆腐，一碟糟豆腐。林之洋道：「俺們並不吃素，為甚只管拿這素菜？還有甚麼，快去取來！」酒保陪笑道：「此數肴也，以先生視之，固不堪入目矣，然以敝地論之，雖王公之尊，其所享者亦不過如斯數樣耳。先生鄙之，無乃過乎？止此而已，豈有他哉！」多九公道：「下酒菜業已夠了，可有甚麼好酒？」酒保道：「是酒也，非一類也，而有三等之分焉：上等者，其味醜；次等者，其味淡；下等者，又其淡也。先生問之，得無喜其淡者乎？」唐敖道：「我們量窄，吃不慣醜的，你把淡的換一壺來。」酒保登時把酒換了。三人嘗了一嘗，雖覺微酸，還可吃得。林之洋道：「怪不得有人評論酒味，都說酸為上，苦次之。原來這話出在淑士國的。」只見外面走進一個老者，儒巾淡服，舉止大雅，也在樓下揀個座兒坐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